

封面1

精密研究了。三國演義的歷史，近年來全靠日本所藏的幾個古本的幫助，我們差不多可以知道從元朝到清初三國故事的演變了。國內至今還沒有可貴的西遊記本子；而孫先生在日本所見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法師取經記和鹽谷溫先生印行的吳昌齡西遊記雜劇，從此究也可以有實物的根據了。隋唐演義與封神傳等書，向來子，所以我們都無從試探他們成書的歷史；現在有了孫的記載，這種研究都可以開始了。我們試回想十五年前篇小說，只能用一部今古奇觀作例子；十五年來，「三言」都先後出現，我們方才明白短篇小說在當時發達的保存與出現，都靠日本宮廷與私家的收藏。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決不能

種三藏
史的研
有古本
種古本
中國短
古今小
些書的

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了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

試舉隋唐演義一書爲例。國內通行之隋唐演義皆是褚人穫重編之本。近年始有人注意到林瀚編的隋唐演義。但因爲這兩部書的內容太不相同了，我們竟無從明瞭他們的因革關係，也不能知道褚人穫怎樣能從一部很幼稚的通俗講史變成一部很有文學趣味的小說。但我們讀了孫先生的書目，自然會明白隋唐演義的歷史了。孫先生在東京見了五種隋唐演義，在大連又見了一部

隋史遺文：

(1) 熊鍾谷編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嘉靖癸丑楊氏清江堂刊本）

(2) 余應鰲編的唐國志傳八卷（余氏三台館刊本）

(3) 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十九節（萬歷（？）癸巳繡
谷唐氏世德堂刊本）

(4) 徐文長評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萬歷庚申武林藏珠館刊本）

以上四種，依孫先生的考定，實在只是一部書，其內容文字都相同，大意是記唐朝開國的事，起于隋煬帝大業十三年，終于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這是唐演義的一個祖本。

(5)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萬歷己未，金閭龔紹山繡梓）
這本子有假託楊慎的序，又有林瀚的序林序也是假託的，序中說他得羅貫中原本，重編爲十二卷。此書雖假託于正德一朝的名人，孫先生考定爲用熊鍾谷本作底本而擴充成書的：前面略加幾回隋朝故事，中間敘述瓦崗寨的英雄較爲詳細，後面增補唐太宗以後的史事直到僖宗爲止。這也是隋唐演義的一

個祖本。

(6) 新鐫繡像批評隋史遺文十二卷六十回 (名山聚藏板，有崇禎癸酉袁于令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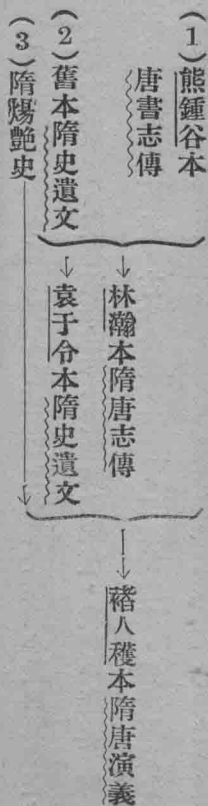
這書專記隋末瓦崗寨的子漢，用秦叔寶作中心。孫先生從每回後的總評裏考出此書之前尚有一種「舊本」，大概是當時說話人所演講，袁于令取市人話本，稍加增改，作成此書。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祖本。

我們試再翻開隋唐演義的褚人穫自序，看他說：

隋唐志傳剏自羅氏，纂輯于林氏，可謂善矣。然始于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畧；厥後鋪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猶有議焉。昔鐘菴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載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玉環再世因緣事，殊新異可喜。因與商酌，編入本傳，以爲一部之始終關目。合之

遺文艷史而始廣其事，極之窮幽僊證（此指書中末回的僊證故事）而已竟其局。其間闕略者補之，零星者刪之，更採當時奇趣雅韻之事點染之，彙成一集，頗改舊觀。

褚氏敘述他的新本的來歷，本是很忠實，很明白的。然而我們若不會讀孫先生所記載的各種本子的內容，我們就不會看懂這一段自序，因為我們就不懂得序中說的『遺文』即是隋史遺文，也就不懂得袁于令和這部書的關繫，更不知道熊鍾谷本與林瀚本的關繫。現在我們有了孫先生記載的材料，方才可以推知隋唐演義的演變史大概是這樣的：



我們看這一部小說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孫先生的小說目錄學在小說史學上的絕大重要了。沒有這些古本小說的詳細記載，我們決無從了解一部小說的歷史。必須先知道了古今小說，三言，二拍的內容，然後可以知道今古奇觀所收的各篇都是從這幾部短篇小說叢書裡選出來的。必須先知道褚人穫以前的隋唐故事舊本，然後可以了解褚本隋唐演義的真正歷史地位。水滸，西遊，三國，封神，說岳，英烈傳，平妖傳，等書的歷史的考證，必須重新建築在孫先生現在開始建立的小說目錄學的新基礎之上。

一九三二，七，二四。胡適

序

余以民國十九年間，輯錄中國小說書目，所據者爲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孔德學校圖書館藏書，馬隅卿先生藏書，以及故家之所收藏，厥肆流連，隨時注意，一二年間，搜集略備。嗣見日友長澤規矩也先生所記日本小說板刻，益以古今人之所徵引著錄，都八百餘種。於去歲三月寫成初稿，粗可觀覽。而東鄰所存中國小說若干種，僅據長澤先生所記，未得目覩。或名稱岐異，或內容不詳，非讀原書，無從定其異同。其時隅卿先生適有東遊之志，乃欲結伴偕行。先生尋以事返里，行期淹滯，勢難偕往。乃商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當局，以去歲九月，揚舸東渡。十九日，抵東京驛，遽聞遼東之變，悲憤填膺，欲歸復止，終下榻於牛込區，與友人謝剛

主同寓。先是，是年八月，長澤先生以事來華，晤對之次，以訪書事懇其襄助，即蒙慨允。至是，登門造訪，歡然道故，情意懇摯，即爲向各方接洽。佈置就緒，旋即入覽。自是朝出暮返，以筆墨自隨，目覽手鈔，殆無暇晷。居東京月餘，公家藏書，如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帝國圖書館，私家如尊經閣靜嘉堂成篁堂以及鹽谷溫博士神山閏次先生長澤規矩也先生文求堂主人田中氏村口書店主人某君，所藏小說部分，皆次第閱過。以歸心甚急，乃罷京都之行，迂道大連返平。抵塘沽之夕，爲十一月十五日，時則津變猶未已也。越冬至春，公餘多暇，乃發旅篋所攜，重加整理，排比次第，釐爲六卷。亦復評校得失，詳其異同。將以就正通人，公之同好，冀於斯學有所裨補。其小說書目亦即修正成書。當國家多事之秋，而余猶得始終從事於此，自個人言之，亦不可謂非幸事矣。中日交通，肇始炎漢，大盛於唐，至於今

日，六十年間，關係爲鉅。若彼邦所傳漢籍，國內學者，夙已注意。鄰蘇老人，搜秘苑于前；江安夫子，弔古本于後。並出撰著，見重世人。以余寡陋，此次所閱者不過裨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即其規模學識，又非本師與鄰蘇老人之比，效顰著書，祇益愧悔。矧當國步艱難之日，隱憂未已，外患方滋，聽白山之鞞鼓，驚滬上之烟塵，草玄注易，實際何補？深唯古人『玩物喪志』之言，所以怵然自失。世之君子，其勿以區區蒐獲之效而稍恕其愚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滄縣孫楷第書。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序

緣起

日本官府藏書，以宮內省圖書寮爲最精。寮中宋元舊槧，插架至多，且鑒別甚精，以視清室天祿琳瑯之真僞相間玉石不分者，殆遠過之。所藏四部書外，小說戲曲間有舊本，然爲數無多。故欲搜求此等書籍，自不得不以內閣文庫爲淵海。內閣所度小說，如元至治刊本平話，明崇禎本二刻由案驚奇，已爲唯一無二之孤本。封神演義有萬歷原本，古今小說有昌啟間原本，初二刻新平妖傳有泰昌崇禎原本。唐書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有嘉靖本，又有萬歷本。西遊水滸，萬歷以來刊本俱有數種之多。其他明清舊本尙數十種，雖書有精粗巧拙之不同，然保存小說如是之多，自可謂藝苑偉觀，學者如欲徵異同，辨得失，夷考明清著作之林，舍是將安求乎？帝國

圖書館及東京帝大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研究室亦多漢籍，但藏書性質與秘閣不同，小說間有一二舊本，已分別採入本書中。

私家靜嘉堂岩崎氏既得吾國歸安陸氏藏書，鹽其精華，年來搜集亦頗注意舊本，藏書之富，在榑桑頓佔重要地位。小說除萬歷本唐書演義外，無重要明本。尊經閣前田氏夙以藏書著名，小說有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某氏征播奏捷傳，並萬歷本；李笠翁無聲戲爲清初刊本；俱是孤本。亦藏古今小說一部，與內閣文庫本爭霸京國，同爲天壤間秘笈。德富蘇峯氏成篋堂有宋板唐三藏取經記，世所習知，宏治本鍾情麗集亦不多得之書。鹽谷溫博士，神山閏次先生，長澤規矩也先生，俱研究中國小說，架上所庋，時足補簿錄之所未備。文求堂田中氏博聞多識，亦有板本之好，所藏嘉靖本三國志最爲秘笈，即上海商務印書館所據以景印者。設北平不出此書而登

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則此本者不將睥睨一世乎？村口書店有萬歷本朱鼎臣編西遊記，及某氏續三國志：並是孤本。

余此次東渡觀書，所閱不出東京市範圍之外。凡公私所藏小說，畧具此編。此外以余所聞，則蓬左文庫尚有明本小說數種，殆爲孤本。米澤文庫亦有舊本小說。京都帝大及故家所藏，諒亦不少。然日本所存中國小說多聚於東京，尤以內閣文庫爲最多，東京以外雖不及徧閱，度所存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則是編之所錄者，於鄰邦所存中國小說已得泰半，於以給個人簿錄之求，供學者參考之用，尙不爲最憾事也。

自向歆校書，總羣書而爲七畧，班固因之作藝文志，爰有簿錄之學。自此而降，荀王之儔遞有造作。隋志以下以至四庫提要益臻繁密；要以辨彰學術，考鏡得失：此目錄之學也。雕板之業，自趙宋而始盛，其時士夫雅嗜

校書，如尤氏遂初堂目所記，已頗注重板本。明清以來藏書大家，競以宋元本相尙，諸所爲藏書目及題跋記等，記一書之行款形式，期於詳盡靡遺，意在鑑古。此爲板本之學。此二者意趣不同，似非一塗。然目錄之於板本，關係至爲密切。昔陸元朗作釋文於每字之下，即詳列某本作某，蓋所以明授受之源流，証諸本之同異，不得不如是也。四庫提要於考証爲詳，雖不記板刻，而根據板本立論者實不一而足。以是言之，則學者離開板本而言簿錄，未見其可也。小說雖微，其在古時，蓋亦諸子之亞，元明以來作者蔚起，傳本之多，浸浸焉與四部書爭衡；則從事於此者，蠶絲合羣書而有作撰著，自不得不於目錄板刻，稍稍講求。今茲書中所記，於板本內容爲詳。與之所至，亦頗蒐採舊聞，暢論得失。其意使鑑古者得據其書，談藝者有取其言。博雅之士，諒不以糝雜爲嫌也。

簿書分類，自七略以來，諸家咸出已見以意離析合併，至於今日，去取從違，殆匪易事。若小說戲曲，源出於唐宋之伎樂，素爲士夫所不齒，自來史書亦無登此等書於目而爲之論列者。魯迅先生作小說史略，於宋明通俗小說記述爲詳，分門別類，秩序井然，學者於此，始稍稍有門徑可尋。以今論之，目五代史京本通俗小說爲話本，而話本固與流別無關；即以話本言，亦不限此二書。目馮夢龍三言爲擬宋市人小說，然其中原不少宋元話本。入水滸於講史，入七俠五義於俠義，然水滸自明時已有忠義書之目。其分類名稱，未爲允愜矣。然天下事草創實難，批評最易，今之爲此學者宜就已成之書分別加細，發揮而光大之，固不得挾一二私見以擬議前輩也。竊謂吾國小說書，直接源於宋之說話人，分門別類，取當時說話之色目爲稱，於小說之源流系統，已足表示明了。觀梁錄諸書所記，則講

史與小說實爲對峙之局，一緣講史事而較長，一記瑣聞而稍短。小說之中又有煙粉靈怪公案傳奇諸子目。其後文人造作稍變其例，乃有演小說而與講史書抗衡者。是則中國小說祇有講史小說二派，即短篇長篇之名亦只足以示篇幅，不足以明性質，不必強用。余作小說書目首宋元部，以書少不分類。次明清講史部。次明清小說部甲，以單行舊本及諸總集所收小說體例不背於古者隸之。次明清小說部乙，以文人變古諸小說隸之。今此書所記，略以時代次第之，分類稍與書目不同。凡此呈一己之見，未知當否？冀與同志者共商榷焉。

凡書肆刻一小說，率多改題，異名同實，逸其名固屬不可，又不可自爲一書。今於此等悉存原名，而立總名於上。庶觀一書而知其諸本，並知諸本之異名。又此次觀書本屬調查性質，故凡舊本及清刻本，書爲此土所無或